

從「頭牌」到「龍套」

即使不熟悉京劇的人，對「頭牌」、「龍套」這些名詞，也會略有耳聞吧。這是京劇班社「名角制」結構的產物。所謂「名角制」，就是名角挑班掛「頭牌」，負責班社的組織、運營，「頭牌」是班社的核心、是一齣戲的主演，不但藝高一籌，還負責一眾人的稻粱。比如在扶風社，馬連良就是「頭牌」。

若將這種結構喻為金字塔，「頭牌」就是塔尖，往下，還有「二牌」、「三牌」，與「頭牌」同屬頭路演員，但卻是為「頭牌」搭戲的；再往下，就是二路、三路演員，分別扮演重要配角、次要配角。最後才是「龍套」。

「頭牌」必是名角，但名角不一定都能掛「頭牌」。

同是京劇大師，奚嘯伯搭梅蘭芳的承華社唱戲，掛「二牌」。他用心研究梅先生的需要，極盡「揸刀保駕」的本分，故而，梅先生極表滿意，願意同他合演。

侯喜瑞亦屬大師級人物，是花臉行當的侯派創始人。但他一直搭班唱戲，大多演小角色。在程硯秋《荒山淚》中，他扮演一名軍官，別說「二牌」，連二路都算不上，充其量是三路角色。但各戲班爭相聘請，只因他的表演有綠葉襯紅花之妙。

可見，能掛「頭牌」實屬不易；非「頭牌」者，也非平庸之輩。

「跑龍套」一詞，早就被社會化了。在班社裏，「龍套」處於金字塔底層，扮演兵士夫役等隨從或群眾演員，在台上起的是烘托聲勢的作用。「龍套」論「堂」，四人為一堂，根據舞台氛圍需要，有時出一堂，有時出兩堂。「龍套」要麼站着一動不動，要麼走一圈就下去了，還常常一言不發。如此看，「龍套」距離「頭牌」最遠。

由此可見，「頭牌」分量最

重，以下各路亦是輕重恰當，由是，構成了一齣完美的大戲。

「頭牌」也不是高高在上、唯我獨尊。秋聲社演《四郎探母》，程硯秋就讓「二牌」老生王少樓主演楊四郎，掛「頭牌」，他甘為王少樓配演鐵鏡公主，倒成了「二牌」。所以梨園行認為，程先生這樣的捧法，王少樓自然會死心塌地為他唱二牌老生了。而佼佼者總有掛「頭牌」的機會，奚嘯伯在梅蘭芳的提携下藝事益精，自組忠信社，名聲大振，並成為「四大鬚生」之一。

「頭牌」與「龍套」之間的路、三路，似乎地位低、戲份少，但不可以此輕賤之，若沒有他們，「頭牌」恐怕只能唱獨角戲了吧。況且「名角制」雖等級森嚴，但還有個特點，便是組織鬆散，二路、三路演員，因為配角演得好，也常常會被別的班社聘請去，藝術發展與謀生之路反而更加寬泛。「龍套」也一樣，馬連良創立扶風社時，不僅吸引大量名角加入，就連普通的龍套演員也願意接納，可見「龍套」亦是不可或缺。

延伸到藝術之外，一個組織，無論是單位、團體，還是公司，其實都有「名角制」的輪廓，從領導者、業務骨幹、普通員工，一層層下來，分工明確、各盡所能，使這個組織充滿生命力。而且，在任何一个組織裏，似乎都有侯喜瑞式的人物，在某個專業領域拔尖，卻扮演着一個小角色。你的單位裏，是否有這樣的人呢？

在「社會名角制」結構裏，不妨按圖索驥，尋找自己吧，看自己處於什麼位置、屬於哪一路？「頭牌」鳳毛麟角，甚至是唯一，那麼，你是二路、三路，還是「龍套」呢？或許，多數人會驚訝地發現，原來自己竟是一個「龍套」！但又何樂而不為呢？



▶《艾美麗在巴黎》第三季劇照。

一個芝加哥人在巴黎

追看奈飛原創劇集《艾美麗在巴黎》（Emily in Paris），儼然成為聖誕假期的規定動作。窗外冬日的晴好天氣，正呼應電視屏幕裏塞納河邊的夏日陽光，而我們也隨着大大咧咧的芝加哥女孩艾美麗，共同經歷着巴黎的許多個晨昏。

自二〇二〇年播出首季至今，英國女星莉莉柯林斯（Lily Collins）主演的這部系列劇集儘管收視不俗，卻常常因為刻板印象和敘事套路的堆砌而被劇評人指責為「奈飛流水線的產物」，亦因為女主角扮相與性格的浮誇、劇情的離地兼華而不實等遭到網友吐槽不止。儘管如此，《艾美麗在巴黎》網上網下的熱度從來不減，以至於觀者常忍不住自問：這劇集究竟哪來的魅力，讓人念念不忘？

巴黎的好風景當然是賣點。塞納河兩岸的酒吧、畫廊和小餐館，不單讓劇中的女主角艾美麗從關注人數僅有五十的默默無聞普通玩家搖身變為IG網紅，更讓花都巴黎成為眾多觀者（包括我）疫後旅行的首選目的地，說這劇集是巴黎的城市宣傳片也不為過。你或許羨慕巴黎人不花分文便能吸引一眾目光，而土生土長的巴黎人或許在想：你以為巴黎只有這些？

男女主角的衣着同樣吸睛。不知是否為了與劇中人設相符（女主角原本在芝加哥負責保健藥品營銷，來到巴黎開始推廣時裝、高奢和美妝產品），艾美麗從來到巴黎的第一天起，便努力向「時尚」靠攏，可起初用力過猛，擺了不少烏龍，被法國同事嘲諷為「鄉巴佬」（對於巴黎人來說，這其實是無傷大雅的玩笑，畢竟他們覺得巴黎以外的所有人都是「鄉下人」），好在每次（似乎）都能憑藉自身的小機智化險為夷，這與其為了證明巴黎人刻薄表象下的溫存和善意，不如說是主角光環使然。儘管巴黎人對全身上下名牌堆砌的美國女孩的蹺腳法語嗤之以鼻，但誰不愛看醜小鴨夢想照進現實的浪漫故事呢？

海明威曾感慨：「如果你年輕時有幸生活在巴黎，無論此後你在哪裏度過餘生，巴黎都與你同在。」試想，如果奈飛講的是艾美麗在柏林或安特衛普的故事，能引起與此媲美熱度嗎？答案或許你我皆知。再回到前文的問題，這劇集雖說充滿了美國人對巴黎以及巴黎人對美國的刻板成見，卻能輕而易舉調動我們的情緒，為什麼？因為巴黎本就是個讓人又愛又恨、欲罷不能的地方啊。



你好，鄰居



老話說，遠親不如近鄰。我原本是不信的。住了十多年的小區，每天出門遇到的全是「熟悉的陌生人」：熟悉的時間，熟悉的地點，熟悉的面孔，不認識的鄰居。也許我們都熱愛運動，也許我們都熱愛小動物，也許我們有很多共同愛好，但更多時候大家都是步履匆匆，沉默相對，哪怕是飯後閒暇的慢跑或遛狗，都從未想過要停下腳步，認識這些身邊人。

改變發生在十二月初內地「新十條」防疫政策頒布之後，身邊的「陽過」陸續出現。一天下午四時許，一則求助信息打破了小區業主群的寧靜：「請問誰家有富餘的小兒退燒藥，一歲多的小寶實發高燒了，家裏備藥不足。」重要的事情說三遍。劉小姐連續發了三次信息，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她的焦躁不安。

不到一分鐘，七個人@劉小姐給予回應，反應最為迅速的是與她同樓的龔姨，直接拿了一瓶美林布洛芬混懸液送上門，

敲門聲甚至把劉小姐嚇了一跳。看到劉小姐晒出拿到藥的圖片，大家懸着的心才安定下來。

在確定劉小姐得到幫助之後，另一位住戶琳琳懇切地詢問那些回應的鄰居是否方便把藥給她，「給發燒的兒子晚上備用」。當時她家先生正在街上到處尋找退燒藥，但一個小時內跑遍了小區附近所有藥店都沒有買到。琳琳的需求也很快得到了滿足，她晒出鄰居峰哥提供的半瓶藥水，並配文說「感謝中國好鄰居！遠親不如近鄰，夜裏不需要擔驚受怕了。」

因為準備不足，家庭缺藥、缺抗原試劑成了普遍現象。劉小姐的求助信息彷彿引發了連鎖反應，自此業主群也變得活躍起來，每天都有人求助，也有人分享各種治療或緩解症狀的偏方，更多的是彼此分享物資，今天我支援你一份抗原快測試劑，明天你勻我幾顆布洛芬，小區快遞櫃、涼亭乃至垃圾房等容易辨認的地方，都成了大家約定交換的地點，原先熟悉的門牌單元號碼也終於和熟悉的面孔對上號了。

因為有了鄰居的無私幫助，每天都有業主「陽康」的好消息傳來。當越來越多



▲冬日暖陽，廣州市民趁機出門叫囂。作者攝

人擺脫毒株困擾、可以走出門上班會友，一個陽光明媚的午後，劉小姐發出了「午後咖啡，約嗎？」的邀請，一場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的聚會如約而至，一句簡單的「你好，鄰居」拉近了我們的距離。

怪圈



▲電影《奏出新希望》（Brassed Off）講述英國北部約克郡煤礦小鎮礦工組織的業餘銅管樂隊的故事。

蕩屋子裏，他失去了妻子、孩子、房子、工作和自尊，自殺的方式竟是穿着小丑服吊在空曠的礦場架子上，而且最終還選擇了放棄喊救命。當比賽結束之後，樂隊成員們走在倫敦空曠的大街上，未來對他們來說是一個未知數，勝利的歡悅過去後依然是無盡的迷惘。影片結尾時茫茫夜色下駛過泰晤士河的巴士頂上，緩緩奏起了小煤礦的輓歌。

英國的文學作品也不乏罷工主題。像左翼作家劉易斯·瓊斯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創作的系列小說《庫瑪地》（Cwmardy）和《我們活着》（We Live），都是以威爾士山谷裏的一個煤礦為背景，講述了礦工們通過罷工來維護自身利益，他也關注到大規模的失業給礦工帶來的精神危機。瓊斯本人曾在諾丁漢郡煤場參與罷工並被捕入獄，因此小說具有明顯的自傳色彩。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約翰·高爾斯華綏在小說《天鵝曲》，也描寫了上世紀二十年代英國工人的總罷工，通過揭露資本家的醜惡本性，反映了資產階級走向墮落和腐朽的歷史必然。

至於蘇格蘭女作家薇兒·麥克德米德的小說《黑暗領域》（A Darker Domain），故事亦發生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大罷工的蘇格蘭礦區，時任保守黨首相戴卓爾夫人強制關閉煤礦，大批礦工失業成為罷工的導火索，在持續近一年之久的罷工中，礦工們未得到任何補償，家庭陷入極度的貧困，隨着聖誕節的來臨，這種艱難愈加突顯，兩起案件由此發生。對於大罷工期間工人生計的艱難，書中寫道：這些日子她已經習慣

了，起了床，步行送米莎上學，學校門口每個孩子都能得到由礦友協會分發的一個蘋果、一個橘子、一袋脆餅和巧克力餅乾，確保每個孩子不會空着肚子開始新的一天。

推理女作家約瑟芬·鐵伊在小說《時間的女兒》中，更提出一個與罷工有關的現象——湯尼潘帝暴動（Tonypandy）。這是發生於一九一〇年底南威爾士湯尼潘帝的真實事件，當地礦工進行罷工，遭到政府派出的軍隊鎮壓，據說雙方只是爆發了一兩個人流的鼻血的衝突，卻被傳成軍人對罷工者瘋狂射殺，這種傳聞隨着時間流遞變為人們寧願相信的事實。此後湯尼潘帝暴動泛指事實被任由過度誇大，知情者卻無人出來辯駁。

麥克德米德在《黑暗領域》中也提到罷工帶來的身份困惑：以前我總感覺自己是這片社區的一分子。可是這些天，我感覺那些罷工的人站在柵欄的一側，而其他人則站在了另一側。我不知屬於哪一邊。這與一九八四年英國ITV電視台製作的礦工大罷工紀錄片如出一轍，在一個工人俱樂部裏，一名礦工對着大批圍觀者大聲質問：「你站在哪一邊？」

正如英國歷史學家所說，罷工潮折射的不僅是煤礦等產業的興衰變遷，更是英國階級對立、經濟困境和社會矛盾的縮影，儘管時光跨越了一個世紀，但人們爭取更好薪酬及改善工作環境的訴求依舊，這既是罷工永無休止的根本所在，也注定了英國走不出罷工潮周期上演的怪圈。

安心等人

進入食肆掃「安心出行」已成為過去。此前，一位先生帶着三隻小狗到餐館，他獨自進入餐館用餐。店員笑說小狗沒有「安心出行」不能進入，小狗只能在門外等候。牠們可能是訓練有素，無論路人旁邊走過或搭訕，依然不為所動，乖乖坐在原地等候主人用餐。

圖、文：遂初



市井萬象

